



專訪

約安 大主教



張桂越

翻譯
馮海城



捉放是神的旨意嗎？還是撒旦的作為？



很多年來，我力圖完成上帝的旨意。不過，我做得好不好，只有上帝知道。但我並不覺得自己故意違反過上帝的旨意。因此，在監獄中我祈禱的並不是上帝應該以任何代價來應允釋放我，而是如果上帝的計畫是讓我得到自由，那就這樣吧。所以，我相信在上帝認為最合適的時候，祂的幫助讓我自由了。



在牢裡，早上起來第一個念頭是什麼？



我明白你希望做一個獨特的、帶個人色彩的採訪。對此我不反對，我也會回答你。每天早上我醒來，想到我的朋友們是否安好，我不在對他們會產生什麼影響。我想的是主教們和神職人員，如果我不被釋放，我知道他們無法安然入睡。我想的是那些修士和修女，他們不

· 約安在俄羅斯



我不在而受苦，而且還缺乏基本的物資：食物、衣服和其他日常用品。我也想到教會裏的每個人，我為他們祈禱，希望在面臨考驗時上帝堅定他們的信仰。另一方面，他們面對壓迫的堅定和決心也讓我在監獄裏充滿力量。這種同心的力量顯出教會生活大公方式的美。



請你簡單說說牢裡的日子？牢裡如何靈修？有聖經可以看嗎？哪一句聖經裡的話特別對你有幫助？



不幸的是，馬其頓的監獄缺乏最基本的秩序，因此對囚犯沒有再社會化。這個國家的政治混亂反映在監獄的無秩序中。又因為對監獄系統投入資金的微薄，使混亂加劇。那裏囚犯的基本日常所需不能得到滿足：食物、衛生用品，更不用說衣服、床單、毯子或餐具，所以很明顯這裏不可能有秩序。在伊德利佐沃（Idrizovo）監獄，囚犯可以接受家裏送來的食物，因為獄方害怕食物短缺會造成暴動。當然，他們也可以從家裏帶來衣服、毯子、床單、餐具如盤子、勺子和叉子，因為監獄沒有資金為犯人提供這些。能有什麼秩序呢？在這樣混亂的狀態討論靈修生活是不可能的。



祈禱、靜默和閱讀的時間已被混亂所剝奪，是很難討論靈修生活的。但是，感謝上帝，這些已經成為過去。我也為那些繼續留在監獄的人感到遺憾，特別是判刑長的人，對他們來講，囚禁不是唯一的懲罰，要在這樣的混亂中生活是更重的懲罰。



你有不解神的旨意是什麼的時候嗎？在牢裡的心情是喜樂？鬱悶？時喜時憂？



人是脆弱的生物。就連使徒保羅也說他是無力的，作為普通人，我不能好到哪裡去。然而，上帝瞭解我們的忍耐度，在最需要的時候來解救我們。當然，在監獄裡也可能有喜樂的精神，因為精神不能被囚禁。「聖靈隨意而吹」（約翰福音 3：8）他是自由的。所以囚犯在上帝的聖靈內，只是肉身監獄而已。他的靈魂是自由的。當然，喜樂與悲傷伴隨著每一個人。甚至靈性最好的人也生活在快樂和憂傷兩種狀態中。很難劃出快樂和憂傷的清晰界線。憂傷中摻雜著喜樂，喜樂也會隨憂傷而來。

· 約安在俄羅斯





你是人，必然有軟弱的時候，怎麼辦？



颶風來臨的時候最好躲避。海嘯來時最好避免在其影響的區域行動。軟弱也同理。當軟弱的時刻到來，最好鍛煉一下你在這種情形中曾經練習過的——耐心。耐心是治癒人陷入任何不便情形的良藥。這也是為什麼耐心被認為是最高尚的美德。



用什麼話來鼓勵你的同事？



我經常引用使徒保羅的話：「不但這樣，我們更以患難為榮；知道患難產生忍耐，忍耐產生毅力，毅力產生盼望；盼望是不會令人蒙羞的，因為上帝藉著所賜給我們的聖靈，把他的愛澆灌在我們的心裡。」





用什麼訊息鼓勵你的教友？



對他們我也引用使徒保羅的話：「既然這樣，我們該怎麼說呢？只要上帝在我們這一邊，誰能敵對我們呢？他連自己的兒子都不顧惜，給了我們眾人。既然這樣，他不會也把萬物白白地賜給我們嗎？誰會控告上帝所揀選的人呢？上帝已經宣佈他們無罪了！那麼，誰還會定他們的罪呢？不是基督耶穌！他是那位死了，其實，我應該說是那位已經復活，現在正在上帝的右邊替我們向上帝祈求的！既然這樣，誰能夠使我們跟基督的愛隔絕呢？是患難嗎？困苦嗎？迫害嗎？飢餓嗎？貧窮嗎？危險嗎？刀劍嗎？像聖經所說：為了你的緣故，我們整天被置於死地；人把我們當作待宰的羊。都不是。在这一切事情上面，我們靠著愛我們的主已經獲得完全的勝利！因為我確信，甚麼都不能夠使我們跟上帝的愛隔絕。不管是死，是活；是天使，是靈界的掌權者；是現在，是將來；是高天，是深淵；在整個被造的宇宙中，沒有任何事物能夠把我們跟上帝藉著我們的主基督耶穌所給我們的愛隔絕起來。」



對把你放進牢裡的人，我知道你不恨他們，但你有恨與原諒的衝突嗎？



實際上，在監獄的四面牆壁之內，任何掙扎都比自我掙扎著不要去恨那些將我不公正地投入監獄的人更簡單，而且還要原諒他們的過犯，不僅僅針對我的過犯，還針對上帝的整個教會。如果我必須用一個詞來回答自己是否贏得了這場爭鬥，我會謙虛地回答——我不知道，或至少，不是完全知道。有些時候，我覺得掙扎結束了，我不僅不恨壓迫我的人，我也原諒他們。如果我說我到達了如此高的精神境界可以無條件地愛他們，那我是虛偽的。但無論何時這種掙扎平息下來，它總會過一段時間又繼續產生。那時是這樣，也許是因為我那時還在監獄，在這樣的重擔之下，很難克服這種掙扎。現在，我自由了，好像我更平靜，也沒有那種能帶來惡意的痛

苦。不過，我意識到這將是長時間的掙扎。我祈禱上帝堅定我，不要在掙扎中退卻，因為如果沒有成功，所有我經歷過的痛苦全是枉然的。



你入牢的「志業」尚未完成，要繼續回馬其頓「奮鬥」嗎？



當然，我會回去。馬其頓共和國是上帝給予我，讓我圓滿自己牧師職責的地方。我渴望度過了這次在俄國的恢復期以後，回到我牧職的地方。要取得教會的完全統一，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即便是那時，在上帝的幫助下，當期盼已久的統一達到了，新的挑戰又會出現，還有對馬其頓共和國人民的教育事宜，這些情形還有待改進。



出獄有什麼條件？



沒有什麼條件。我在一年半以前就應該從監獄釋放，但那時是有條件的換取我的自由，特別是出獄後我應該離開馬其頓，永不回來。大家都已經瞭解，這樣的條件下，我寧可不接受自由，所以我繼續待在監獄。這次釋放是沒有任何條件的，因為如果有條件的話，我會再次拒絕出獄。如果我接受有條件的釋放，我就是否定了人們所說的，即我的入獄是出於政治目的。我是不會同意這樣做的，因為我的宗教信仰，不管我會為此付出多大代價。



東正教大家庭的主教們，對你今後的工作有什麼計劃？對你的態度有什麼建議？



我的計畫總是和完成上帝的旨意聯繫起來。我從監獄釋放出來後更是如此。教會的分裂是上帝身體上的傷口，所以基督自己也會感受到疼痛。不過，這種疼痛應該被教會裏所有人感知，最主要的是教會的主教們。他們的付出和職責應該是維護教會的統一。因此我覺得馬其頓共和國的教會分裂問題成為整個東正教世界關心的問題是件好事。東正教基督徒之中，幾乎沒有人不知道一位大主教在馬其頓共和國受到壓迫和囚禁的事實，而唯一原因是他力爭教會的統一。因此，馬其頓官方沒想到他們幫了正統教會的忙。真理，從北到南，從東到西，被人所瞭解。



如果你的態度不變，政府勢必還會想辦法抓你不是？



如果他們堅持做對自己不利的事情，正如同他們最近的作為，這種可能性是有的。但，希望他們會更理智，如果他們不願理智，那麼上帝肯定會有方法讓他們獲得理智，正如他曾經讓許多掌權的人回心轉意一樣。

· 約安在俄羅斯





為什麼到俄羅斯？不回馬其頓啦？



在俄羅斯，我受到非常有尊嚴的接待。首先，我有機會作詳細的身體檢查。監獄必須為我身上許多疾病負責，幸好還不是不可治癒的。因此，我在俄羅斯一半的時間是為了健康檢查和治療。但最近我有更多時間去俄羅斯的各個地方朝聖，也做侍奉禮儀。我拜訪了俄羅斯西北部的許多重要修道院及其它地方，如一切順利，我會有機會拜訪莫斯科的聖地。然而，我的心靈和思想總是引導我回到上帝賜予我在馬其頓共和國的神職。所以，在預定於貝爾格萊德五月份的主教公會之後，我希望再次回到馬其頓共和國的主教、司祭、修士和信眾之中。

